

◇七彩人生

小鸟博士

[盐城]郭玉霞

◇心灵点击

写在墙上的话

[杭州]莫小米

他双膝着地，匍匐着身体，双手推着“四轮小钢炮”(四轮小车上架着个相机)前行。很快，滩涂湿地上的泥水，把他的裤管都沾湿了，潮湿的泥迹，一直蔓延到他的大腿。可他完全顾不得，这个穿蓝色夹袄的男人，目光专注，凝视着前方。匍匐着前行几百米后，他轻呼：“快看，前面有一群‘小勺子’。”“嘘，必须悄悄地，离得远远的。勺嘴鹬，警觉性特别高。”他的诉说中，有抑制不住的喜悦。他嘴角上扬，眼里有光。他凝神静气，将脸紧贴在相机上，聚焦、拍摄。

他姓李，中等身材，体格健壮，为人爽直，因头发早谢，索性理了个光头，戏称自己“光头李”。他在东台条子泥拍摄鸟类，已有15个年头，存有上万张鸟类照片，对各类鸟的习性，了若指掌，这一带的观鸟爱好者都称他为“小鸟博士”。

当年，老李拿着相机，行走在滩涂上，无意间拍摄到几只嘴巴像饭勺一样的小鸟，后来，他得知，这是全球极度濒危的鸟类——勺嘴鹬。盐城人亲切地称之为：小勺子。目前，全球也只有不到700只勺嘴鹬。每年8月至次年4月，勺嘴鹬和其他鸟类一起，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北极苔原带，沿东亚到澳大利亚的通道迁徙，途经东台条子泥等沿海滩涂，最终抵达澳洲越冬，迁

徙全程约8000公里左右，它们会依赖盐城的滩涂湿地，来换羽，补充能量。

初见小勺子，“光头李”的一颗心，就被萌化了。为了与这种可爱的小鸟多见几次，多少个日夜，他守在晨曦中，蹲在夕阳下。他已拍到200多种鸟儿，而那特别珍贵的，是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小勺子。老李向一同在拍鸟的我，展示他捕捉的得意瞬间：一只勺嘴鹬，瞪着明亮的小眼神，伸着那勺子般的宽喙，敏捷地去捕那正在掠水而起的小鱼；两只小勺子，挤在一起谈情说爱；两兄弟，相互谦让着，放跑了面前一条受惊的小虾；还有梳着羽毛的、伸着懒腰的，以及摆出各种傲娇姿态的小勺子……

一年中，他至少有300天，会来这滩涂上，看鸟，拍鸟。谈起鸟，他如数家珍：鹬类除了勺子鹬，还有：黑翅红长脚鹬，我们也叫它“红脚娘子”。小青脚鹬，白腰杓鹬。大杓鹬，体型最大，嘴长且弯。它将喙伸进浅滩下，吃下面的沙蚕。

我猛然瞅见，一只“小勺子”的脚上，有数字标记，忙问其意。老李解释说：这是足旗。有黄色、绿色和白色，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上面的号码是研究人员留下的，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。“小鸟博士”有时一个月会跑上万公里，

来记录小勺子的繁殖、生活规律，因此他知道，科研人员会通过鸟儿的“足旗”来分辨它们的迁徙轨迹。

在摄影爱好者的学习交流会上，有人问老李：拍摄过程中，遇到过什么风险没？他笑了：有，有一年，为了记录黑脸琵鹭的繁育规律，我在鱼塘边拍摄，四面都有沟，沟上有一层淤泥，黑脸琵鹭，就喜欢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我拍着拍着，忘记留神脚下，一脚陷下去，瞬间陷到腰部。当时同行的人，还在开玩笑说：给我买咖啡，拉你上来。唬得我连忙许诺：在场每个人都有咖啡和下午茶。笑声中，就有渔民伸来两支竹竿，我赶紧爬了上来。回家后，我就买了3份保险。老李说得大伙都乐了。

“小鸟博士”下决心：只要走得动，我会一直在条子泥拍鸟，我太喜欢这片永远向东延展的滩涂，我已嘱咐儿孙，百年之后，骨灰就撒在条子泥，这样，我将永远能看到小鸟们在飞翔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，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，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一位生活在山西农村的老人去世了，78岁。

他的去世成了人生的分界线，之前有多么寂寞悲凉，之后就有多么受人关注，连我这个遥隔千里、毫不相干的人都了解到那么多细枝末节。

如今，文字实在太多，印成铅字的刊物，有些转眼就去了废品站；网络上的文字更是大雨如注，营销、热搜、口水……

而山西老农张福青的文字，用毛笔浓墨重彩地写在他家的院子里，砖墙、窗台、窗根、大门、屋梁、柴房壁……砖块，这种沉甸甸的媒介，让他的文字经久不散，令人想起远古的岩画、龟甲上的卜文、碑文、铭文等跨越时间刻度的生命传递。

房子是他爷爷传下来的，一栋四合院式的院子，坐北朝南，约500平方米，东侧为客房，西侧为猪圈和杂物间，中间是正院。

张福青的写作是没有计划的，最初是记一些发车时间、花掉的钱、电话号码，就像日常生活的备忘录。

比如修缮房屋的内容：2005年4月23日，福青仅用24天翻新这房，开支八千元；2011年安装窗帘，彩钢瓦架栅，买回一火炉，大门上安装一双挂灯笼架……

农事：杏花落，打药一次，

立秋后再打一次毛虫药……

家事：长子定居鄂尔多斯，次子打工在北京海淀，两子都相离我们四百多公里，我俩在家养病。

写得越多，张福青的格局越大。晚年，他每年都买一张新的中国地图，在上面标记新开通的高铁线路。去世前一年，他写道：“新疆喀什到2026年后将成为亚欧非三洲、拥有30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物流(中心)，77岁的我，能去看看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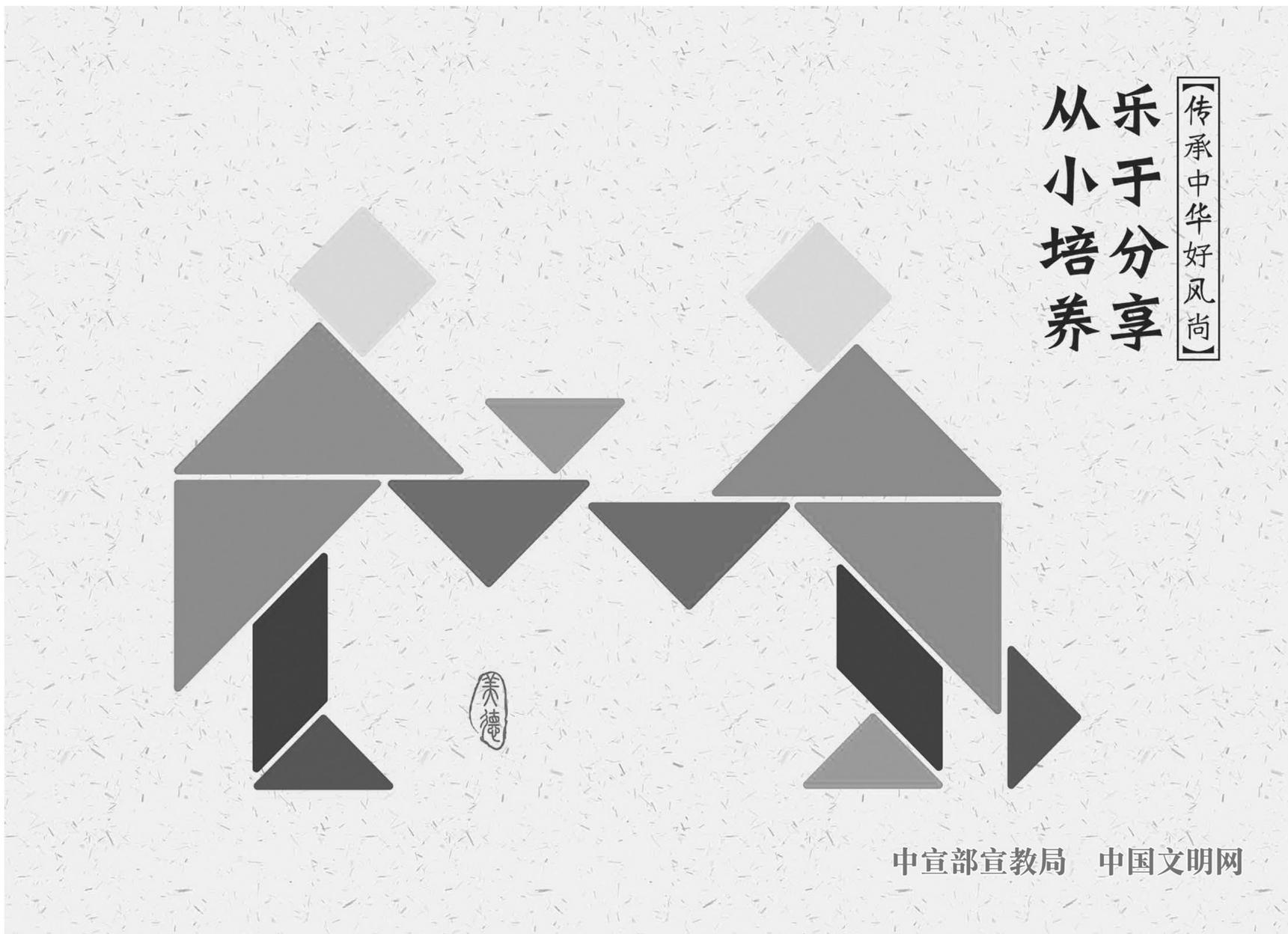
时而海阔天空：“宇宙有多大呀？太阳表面温度6000℃，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，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，星星有2000亿颗……”

文字中，还有对孩子的叮嘱：“父逝后，请注重母亲的思想波动……父母活时已得到你们兄弟俩的孝顺，已满意，希望你们团结为主，育好后代……”

他少年上过私塾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却做了一辈子农民。村里人都觉得他很怪，跟他来往不多，交流更少。

两个儿子都离得远，老伴有精神分裂症。文字，是他的精神出口。

他的“写作”，村里人都知道，没人细看过。他的文字，不出版，不传阅，写在天地间，留给懂他的人看。



从小培养 乐于分享

传承中华好风尚